

中古蒙古语 q、k 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

姜 根 兄

[摘要] 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比较法，根据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族诸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材料，对 q、k 的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古蒙古语时期的 q、k 来源于更早的 *k，即 *k → q、k。随着时间的推移，q、k 各自独立发展，通过非送气化、擦音化和舌根化等演变规律，即 q[qh] → [q]、k[kh] → [k]，q[qh] → [χ]、k[kh] → [x]，[q] → [k]、[χ] → [x]，最终发展成为现代蒙古语的 [x]、[k]。

[关键词] 中古蒙古语 塞辅音 q、k 语音演变

语音演变的研究是语音的历史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目标和重要方向（瞿靄堂 2004）。塞辅音的发展演变是蒙古语重要的音变现象。中古蒙古语时期的 q、k^①是两个不同的音位，分别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和 k、g 对应，其历史演变比较复杂。从共时分布看，q、k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反映形式并不相同，有 /qh、kh、q、k、γ、χ、x/ 等形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材料，对 q、k 的共时分布和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系统探讨。

一 q 的演变

中古蒙古语的 q[qh] 主要与蒙古语书面语阳性词中的 q、γ 和现代蒙古语的 [x]、[k] 对应。仅根据现代蒙古语中的分布情况无法知道 q 与 q、γ 或 [x]、[k] 对应的原因，也无法追溯其演变轨迹，但通过观察 q 在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书面语中的反映形式、蒙古语族语言和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的反映形式及分布，即可见端倪。

(一) q 在中古蒙古语文献及蒙古语书面语中的分布

如果一种语言有文字文献资料，那么可以从文献中窥知语言发展的时间痕迹（徐通锵 2001:136）。根据辅音 q 在中古蒙古语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可以观察其历史发展的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中古蒙古语的 q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和现代蒙古语的 [x]、[k] 对应。例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蒙古语族土族语生态调查研究（16XMZ0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瞿靄堂教授及诸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他们对本文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① 没有方括号的音是蒙古语传统的拉丁转写，相当于国际音标的 [qh]、[kh]。文中出现的所有中古蒙古语和蒙古语书面语的材料一律按蒙古语传统的标音转写，不加方括号；而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材料是用国际音标标写的，加方括号。下同。

蒙古语书面语	八思巴字文献	蒙古秘史	蒙古语	词义
qabur	qabur	qabur	xawar	春
yačar	qačar	qačar	katfar	地
yača	qača	qača/qaqča	kanjh	单；独

八思巴字文献和《蒙古秘史》大多数词首的 q 与现代蒙古语的 [x]、[k] 对应，表现出一对二的语音关系，说明 q 在当时还没有分化。但有些词中已经出现音位变体 γ，如《蒙古秘史》：古必牙勒都牙（§92^①）～_中忽必牙勒都牙（§154）“咱每分咱”、古兒敦（§55）～_中忽兒敦“快”（§90）等。尤其在词中位置两个元音之间的 q 已经弱化为 γ，甚至演变为 h 或 h 音而脱落。因此可以说 q 音的分化是首先在词中位置开始的，例如：_中合罕 qahan “皇帝”、只阿周 jī'aju “告着”、阿都兀 adu'u “马群”。八思巴字文献中的 q 也并不始终都表示 [qh]，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表示相对的不送气音，比如在元音后即读 [q]（照那斯图 1991:2）。可以看出，送气音演变为不送气音是有语音条件的，当时已形成 [q] 音，是 [qh] 的条件变体。14-15 世纪的词典《莱登》《伊本一木罕纳》《伊斯坦布尔》等阿拉伯字母标音文献中，词首辅音 q 对应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还有少数 γ 出现在词中音节或词末，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γ 对应。这三本词典中的 q 和 γ 的分布特征也能反映 q 的分化是从词中音节或词末位置开始的。《穆卡蒂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中已经有较多的 γ 音，如 yadar “外部”、yora “毒”、yurban “三个”等（保朝鲁 2002:46-50）。嘎日迪（2006:144）指出阿拉伯字母标音文献中的“q 和 γ 是一个音位的变体，可能还具有吐气或不吐气的区别，但没有形成音位”。布和（2005）认为《穆卡蒂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中，在词的任何位置出现了较多的 γ，已经有了获得独立音位的趋势，但有时候还是 q 和 γ 交替使用。根据阿拉伯字母蒙古语文献的研究发现，q 辅音除了有变体 γ 外，还有一个变体 [χ]，如 xān “皇帝”、âxtâlâbh “去势”，反映了从古代蒙古语塞音变为擦音的发展方向和苗头（王色音巴雅尔 2012）。鲍培（2008:54-57）认为“q 和 χ 在十三、十四世纪作为单一音位已无区别，可以看做同一音位的两种变体”，说明在 q[qh]、g[q] 分化之后才产生变体 [χ]。

在其他以汉字标写蒙古语的文献中也有 q、γ 混用的现象，例如^②：

蒙古语书面语	至元译语	华夷译语	登坛必究	卢龙塞略	武备志	词义
qurban	yurban	qurban	yurban	yurban	yuluban	三
qačar	qačar/qačer	qačar	yačar	qačar	yačar	地
yaqai	—	qaqai	yaqai	qaqai	yaqai	猪

除了文献之外，一种语言的书写形式也能反映早期语音面貌，并可用以构拟历史演变。回鹘式蒙古文是比较古老的表音文字。q 辅音出现在回鹘式蒙古文的词首时带双点与否可能有随意性，没有音位意义（嘎日迪 2006:143）。说明蒙古语的 q、γ 虽然已开始分化，但仍未定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包力高（1996）认为这是受回鹘文的影响所致。1335 年的《张应瑞石碑》碑文中也出现了由 q 分化出来的辅音 χ，如 soyorχal “赏赐”，bolχu “成为”，yabuχui “走”（包力高 1992）。1648 年创制的“托忒文”中规定将前边带双点的读为 χ，加一个圆圈的读作 g，这表明 q、γ 的分化过程已经结束，由 q 分化出来的 γ 和 χ (< qh) 已

^① 符号“§”后的数字表示《蒙古秘史》原文第某节。

^② 文中所引的语料出处为：《蒙古译语词典》（乌·满都夫 1995）。

经形成了新的音位。文字学学者顺应这种语音演变，规定蒙古语书面语中用带双点的标记 γ，以不带双点的标记 χ。“到 17 世纪初 q→x 的演变过程已经完成并稳定”（巴音巴特尔 1990:41）。q 在 18 世纪的《蒙古语老乞大》中已演变为 x、γ。

（二）q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

蒙古语族诸语言之间存在着较为丰富的同源词，它们是研究蒙古语语音历史的重要材料。通过同源词比较，发现辅音 q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不均衡。如表 1 所示：

表 1 q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

中古蒙古语	q[qh]	保安语	[q]、[χ]
土族语	[q]、[x]	东部裕固语	[qh]、[q]、[x]
东乡语	[qh]、[q]	达斡尔语	[kh]、[k]、[x]
莫戈勒语	[qh]、[q]	现代蒙古语	[k]、[x]
卡尔梅克语	[q]、[χ]	布里亚特语	[k]、[x]

从表 1 可知，中古蒙古语中只有一个 q[qh] 音位。然而在东乡语和莫戈勒语中已分化为 [qh]、[q]，在东部裕固语中进一步分化为 [qh]、[q]、[x]，保安语、卡尔梅克语仍保留小舌音特征，但是 [qh] 已经消失，分化为 [q]、[χ]，土族语进一步发展为 [q]、[x]，达斡尔语完全失去小舌特征并演变成 [kh]、[k]、[x]，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都演变为 [k]、[x]。诸语言中的不同形式和中古蒙古语 q 的对应各不相同，具体语言中的语音对应如下。

1. 东乡语的 [qh]、[q] 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q。例如：

东乡语	蒙古秘史 ^①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qhaŋ	qal	yal	火
qhoruŋ	qorin	qori	二十
qolo	qola	qola	远
qatša	qařar	yařar	地

从《蒙古秘史》的 q 和东乡语 [qh]、[q] 的严整对应可以看出，《蒙古秘史》的 q 是早期形式，东乡语的 [qh]、[q] 是后分化的形式，它们曾经是一个音位。但是东乡语的 [qh]、[q] 与蒙古语书面语 q、γ 的对应为交叉对应，是不整齐的。

东乡语的 [qh] 除主要对应蒙古语书面语的 q 外，东乡语的 [q] 与蒙古语书面语 q 的对应也较多。若在第二音节出现 /t、tʂ、k、l、n、m、r/ 等不送气辅音或第二音节的 /th、ɣh/ 等强辅音前面有 n、m 音，蒙古语书面语词首的 q 在东乡语中变为不送气的 [q]，如 qata “嚼子”、qatša “啃”、qökəi “虫子”、qoni “绵羊”、qura “雨”。还有一小部分词中，蒙古语书面语词首的 γ 与东乡语的 [q] 和 [qh] 对应，如 qhaŋ “火”、qha “手”、qharŋ “出去”。但这些语音对应并不很严整。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对应现象，布和（1986:61）认为是 q 分化为 [q]、[qh] 的过程中，东乡语和蒙古语按各自的语音发展规律长期演变的结果。东乡语的 [qh] 主要出现在词首，其他位置比较少见，而 [q] 在词首和非词首均可出现，说明东乡语的 q[qh]→[q] 非送气化现象较常见。从辅音强度来说，送气音强于不送气音，因此送气音的非送气化都是“特征衰减的表现”（江荻 2002b:408）。由此可见，东乡语 [qh]→[q] 的演变其实是辅音弱化现象。

^① 本文用《蒙古秘史》代表中古蒙古语。

2. 东部裕固语的 [qh]、[q]、[x] 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q。例如：

东部裕固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qal	qal	yal	火
qata:r	qada'ar	qađayar	马嚼子
qhurđha	qurča	qurča	聪灵
xa:n	qahan	qayan	皇帝

从以上对应能看出，中古蒙古语的 q 在东部裕固语中不仅分化出 [qh] 和 [q]，而且还分化出 [x]。东部裕固语的 [q]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γ 对应的多，如果第二音节的节首辅音为 t、th、tʃ、tʃh 时，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 对应。东部裕固语的 [qh] 和 [x] 都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 对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第二音节的强辅音前保留 [qh] 的多，其他辅音前已变为 [x]，而且变 [x] 的例子也较多。从这些对应情况看，中古蒙古语的 q 在东部裕固语中的演变过程应该是先分化为 [qh] 和 [q]，[qh] 再分化为 [qh] 和 [x]，以致于东部裕固语以 [qh] 开头的词越来越少，即原来一部分发 [qh] 的词大多变为了 [x]，这是塞音的擦音化过程。从辅音的强弱程度来看，塞音比擦音强（江荻 2002a:196）。从这个意义上讲，东部裕固语的 [qh]→[x] 也是一种辅音弱化现象，它的演变过程应该是 [qh]→[χ]→[x]，即 [χ] 又进一步发展为 [x]，经历了一个舌根化过程。

3. 保安语的 [q]、[χ] 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q。例如：

保安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qatear	qađar	yađar	地
χal	qal	yal	火
qura	qura	qura	雨
χara	qara	qara	黑

从以上语音对应中可见，中古蒙古语的 q 在保安语中已分化为 [q]、[χ]，其中 [χ] 是从 [qh] 演变而来的。[qh]→[χ] 是塞音的擦音化，属辅音弱化现象。从保安语和蒙古语书面语的对应看，保安语的 [χ] 多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qh] 对应，少数也与 γ 对应，保安语的 [q] 多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γ 对应，少数也与 q 对应。据我们的调查，保安语也有 [q]、[χ] 交替使用的情况，如 χolkei/qolkei “小偷”、χortoŋ/qortoŋ “快”、χona/quanə “羊”、χur/qur “手指”。

4. 土族语互助方言的 [x]、[q] 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q，而民和方言的 [qh]、[q] 则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q。例如：

民和方言	互助方言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qhara	xara	qara	qara	黑
—	xacın	qaši'un	yašiyun	苦
qar	qal	qal	yal	火
qota	qota:	quda	quda	亲家

上述语音对应表明，中古蒙古语的 q 在土族语民和方言中已分化为 [qh]、[q]，而在互助方言中则变为 [x]、[q]。由此可见，民和方言比互助方言保留更为古老的特点。从土族语互助方言和蒙古语书面语的对应看，土族语的 [x]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对应，土族语的 [q]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对应。第二音节有 s、ʂ、th、tʃh、kh 等强辅音时，蒙古语书面语第一音节的 γ 在土族语里变为擦音 [x]，如 xacın “苦”。第二音节有 t、tʃ 等弱辅音时，蒙古语书面语

的 q 在土族语中变为不送气音 [q]，如 qota/qota: “亲家”。根据历史比较法，我们可以推论：q 在土族语中先分化为 [qh]、[q]，然后再分化为 [qh]、[q]、[χ]，继而 [qh] 变为 [q]、[χ]，再进而变为 [q]、[x]。经历了非送气化、擦音化和舌根化的演变过程。

5. 莫戈勒语的 [qh]、[q] 与中古蒙古语的 q 对应，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对应，语音规律比较整齐，例外现象较少。例如：

莫戈勒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qhoina	qoyina	qoina	后面
qholo	qolo	qola	远
qafjar	qařar	yařar	地
qar	qar	yar	手

从以上语音对应看，q 在莫戈勒语中已分化为 [qh]、[q]，但还没有出现 χ 或 x，表明莫戈勒语保留着较早的语音特征。

6. 达斡尔语阳性词的 [k]、[kh]、[x] 与中古蒙古语的 q 对应。达斡尔语阳性词里的 [k]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γ 对应，例外现象较少，而 [kh]、[x] 则与蒙古语书面语中的 q 对应。达斡尔语的情况跟东部裕固语相似，只是其已经丢失小舌特征，演变为舌根音。例如：

达斡尔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khara	qara	qara	黑
xalum	qala'un	qalayun	热
kal	qal	yal	火
kar	qar	yar	手

从以上对应能看出，中古蒙古语的 q 在达斡尔语中不仅分化出 [kh] 和 [k]，而且还分化出了 [x]。其中 [kh]、[k] 是由 [qh]、[q] 进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达斡尔语的 [kh]、[x]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 对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第二音节的强辅音前保留 [kh] 的多，其他辅音前已变为 [x]。在达斡尔语的几个方言中，[kh] 的使用稍有差别，在布特哈方言和新疆方言中为 [kh]，在齐齐哈尔方言和海拉尔方言中均变为 [x]。恩和巴图（1988:124）认为“海拉尔方言中所存在的 x 是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有的”。由此可见，q 在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和海拉尔方言发展得较快。

7. 卡尔梅克语的 [χ]、[g] 与中古蒙古语的 q 对应。卡尔梅克语的 [χ]、[g] 虽然保留着小舌音特征，但是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是一对一对应的，语音规律非常整齐。例如：

卡尔梅克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现代蒙古语	词义
χalom	qala'un	qalayun	xalom	热
aχ	aqa	aqa	ax	哥哥
gaza	qadana	yadana	kata:	外面

跟卡尔梅克语相近的蒙古语卫拉特方言的 q 分化为 [x] 和 [q]，而在卡尔梅克语中的反映形式为 [χ]、[g]。在发音方法上两者都跟现代蒙古语相同，只是保留着较古的小舌音特征。

8. 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阳性词里的 [x]、[k] 与中古蒙古语的 q 对应，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q、γ 一对一对应，非常整齐。例如：

布里亚特语	现代蒙古语	蒙古秘史	蒙古语书面语	词义
xɔnин	xœn	qonin	qoni	羊

xələ	xəl	qolo	qola	远
kal	kal	qal	yal	火

从以上例子看，**q**在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中的反映形式完全相同，即[x]、[k]，表明在**q**的发展演变方面，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的关系最为接近。

以上诸语言中**q**的分布和语音对应表明，中古蒙古语的**q**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演变方向还是比较一致，只是在不同的语言中演变进程不均衡。在甘青地区的东乡语、东部裕固语、保安语和土族语中的语音对应比较复杂，而其他语言中的语音对应比较整齐，例外现象较少。一般认为，如果一个方言现在仍然保留只在古代文献材料才有的某些语音特点，那么可以断定它从母语分化出来的时间一定较早（王洪君 2014:51）。仅从**q**的演变看，东乡语、莫戈勒语和东部裕固语显得更古老，保安语、卡尔梅克语、土族语次之，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和蒙古语发展比较快。其中，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的语音发展最快，**q**的早期痕迹已消失。总体来看，**q**的演变方向为：从送气音向非送气音，塞音向擦音，小舌音向舌根音演变。

（三）**q**在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中的分布

q在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与蒙古语族语言类似的反映形式和语音对应现象。例如^①：

蒙古语书面	维吾尔	哈萨克	柯尔克孜	乌兹别克	图瓦	撒拉	西裕固	词义
qara	qhara	qhara	qhara	qhara	xara	cara	cara	黑
qatayu	qhath-	qhath-	qhathu:	qhathiqh	khatyx	χəthə	cahtəy	硬
yanjuya	qandžuka	qhandžəka	qhadžəkan	qhadžuwə	—	—	—	鞍绳
tamaya	thamza	thanqa	thamza	thamza	—	—	thamga	印章

从以上语音对应中能看出，在突厥语族大多数语言中都保留着[qh]，但是突厥语族还有一些语言发生过弱化而演变为[kh]、[g]、[v]、[χ]、[x]等。蒙古语书面语的**q**对应突厥语族语言的[qh]/[kh]、[g]、[x]/[χ]，γ对应突厥语族语言的[g]、[v]、[qh]。

q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有与蒙古语族语言类似的形式和语音对应现象。例如^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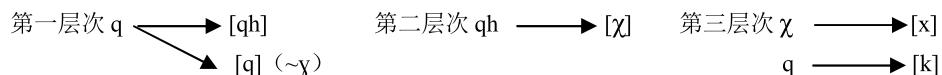
蒙古语书面语	满语	锡伯	鄂温克	鄂伦春	赫哲	词义
qoni	xonin	χonin	χonij	khnin	xonin	羊
qomsa	khowso	qhomsw	χonto	khonto	khomso	少
yar	kala	qal	na:lla	ŋa:la	nala	手
mingya	mijkan	mijan	meŋkaj	mijkan	mijan	千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有类似的像**q**[qh]演变为[kh]、[q]、[k]、[χ]、[x]等的现象。蒙古语书面语的**q**对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qh]/[kh]、[x]/[χ]，γ对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q]/[k]。由此可见，**q**在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中的发展演变情况非常相似，均出现了相近的反映形式和语音对应现象，只是在发展进程上显示出不均衡的特征。从历史演变角度来看，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及满—通古斯语族具有一个共同的弱化的语音演变过程。正像Θ.P.捷尼舍夫（2014:232）所说“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言具有一个共同的摩擦音化的语音过程”。

^① 文中所引的突厥语族语言语料出处为：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陈宗振等 1990）、蒙古语族语与突厥语族语词汇比较研究（高·照日格图 2000）。

^② 文中所引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料出处为：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朝克 1997）、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朝克 2014）。

根据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书面语、蒙古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q 的演变过程其实是一个塞辅音的不断弱化过程，即非送气化、擦音化和舌根化过程。首先在一部分词中丢失送气特征后逐渐分化为 [qh]、[q]，接着 [qh] 进一步分化为 [qh] 和 [χ]，继而向舌根音演化，[qh] 逐渐消失，变为现代蒙古语的 [x]、[k]（[χ]→[x]，[q]→[k]），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都产生了细微变化。总的来看，中古蒙古语的 q 演变为现代蒙古语的 [x]、[k]，经历了三个层次的演变。即：



第一层次的演变从中古蒙古语时期就开始，q 在《蒙古秘史》和八思巴字文献中已经出现 γ，但只是以变体的形式出现。q 的一部分在两个元音之间已经消失，还有一部分出现在其他位置，只是由于刚刚形成的原因，故数量较少。第二层次的演变大概从 14-15 世纪开始，到 17 世纪初时已经形成独立音位并稳定下来。第三层次的演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二 k 的演变

(一) k 在中古蒙古语文献及蒙古语书面语中的分布

学界普遍认为 k、g 的分化要比 q、γ 的分化早，因为《蒙古秘史》和八思巴字文献中的 k、g 已有区别。例如：

蒙古语书面语	八思巴字文献	蒙古秘史	词义
ken	ken	ken	谁
gerel	gerel	gerel	光

从上面例子中可看出，蒙古语书面语的 g 与中古蒙古语的 γ 对应（少数还对应于 k），蒙古语书面语的 k 与中古蒙古语的 k 对应（少数还对应于 g）。显而易见，中古蒙古语中 g、k 已经分化。除此之外，在《蒙古秘史》中还有 g、k 交替使用的情况，如 *kədəl*～*gədəl* “动”、*kəndʒile*～*gəndʒile* “被子”、*kərə*～*gərə* “到” 等。在八思巴字文献中也有类似现象，不少词里 g、k 音自由交替，词首、词中以及附加成分中都有这种现象，如 *geyiku*～*keyiku* “天明”、*häger*～*häker* “牛”（照那斯图 2007）。这些情况恰恰是 g、k 刚刚分化而音位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的表现。在《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登坛必究》《卢龙塞略》中仍出现 g、k，其中，k 还没有演变为 x。

在《莱登》《伊本—木罕纳》《伊斯坦布尔》《穆卡蒂玛特·阿勒—阿达布》等阿拉伯字母标音文献中的 k、g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没有分化为 x。在 18 世纪的《蒙语老乞大》中仍保留早期的 k[kh] 形式，但蒙古语阳性词里的 q 已演变为 x，如蒙古语书面语的 *qola* “远”，用训民正音字母注音为 *holo*；但是“阴性词里的 k 读为送气的清塞音，而不是清擦音”（道布 2005:197），说明 [kh] 在蒙古语中演变为 [x] 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二) k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

中古蒙古时期的 k[kh] 主要在阴性词中出现。k 在中古蒙古语时期已经有了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而分化为 k、g，但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如表 2 所示：

表 2 k 音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分布

中古蒙古语	k[kh]、g[k]	保安语	[kh]、[k]
土族语	[kh]、[k]	东部裕固语	[kh]、[k]
东乡语	[kh]、[k]	达斡尔语	[kh]、[k]、[x]
莫戈勒语	[kh]、[k]	现代蒙古语	[k]、[x]
卡尔梅克语	[kh]、[k]	布里亚特语	[k]、[x]

从表 2 看, k、g 的分布在大多数语言中比较一致, 只是 k[kh] 在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中进一步演变为擦音 [x], 在达斡尔语中也多了一个 [x]。鉴于上文讨论的 q 音演变过程, 可以推论中古蒙古语时期的 g[k] 是从 k[kh] 分化而来的。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对应情况如下。

1. 东乡语的[kh]、[k]与中古蒙古语的 k、g 对应,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如:

东乡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uan	köl	köl	脚
kiə	ger	ger	家

从以上语音对应看出, 送气音与送气音对应, 非送气音与非送气音对应。但也有例外现象, 即东乡语的 [kh] 与中古蒙古语和蒙古语书面语的 g 对应, 但此现象较少, 主要出现在强辅音前面, 如 khitsəsuŋ “肚子”, khuitshə “赶上”。东乡语的词首出现 f、ph、s、th、tsh、kh、qh 等强辅音的条件下, 第二音节的强辅音 [kh] 被弱辅音 [k] 来替换, 如 khukiə “蓝”、sukia “斧子”。布和 (1986:68) 认为“东乡语这种 [kh]、[k] 交替现象是强辅音的弱化现象, 而且只出现在词的第二音节首”。据我们的观察, 这种弱化不仅出现在第二音节, 还可以出现在词首。在第二音节有 t、ʃ、k 等不送气辅音时, 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在东乡语中变为 [k], 如 kiətun “几个”、kiətsə “何时”、kuntu “重”等。

[kh] 和 [k] 相比较, 只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不送气音的发音比送气音省力, 因此 [kh]→[k] 其实也是一种辅音弱化现象。

2. 东部裕固语的 [kh]、[k] 分别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 k、g 和蒙古语书面语的 k、g。例如:

东部裕固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e:tə	kedün	kedün	几个
kerel	gerel	gerel	光

蒙古语书面语的 g 在东部裕固语中无一例外地读 [k]。但是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在第二音节有 t、ʃ、m、p 等不送气辅音时, 变为不送气的 [k]。如 kutʃy:n “脖子”、kutel- “动”。东部裕固语的 [kh]→[k] 跟东乡语一样, 也是一种辅音弱化现象。

3. 土族语的 [kh]、[k] 分别与中古蒙古语的 k、g, 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如:

土族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ətə	kedü	kedün	几个
ker	ger	ger	家

土族语互助方言和民和方言并无差别。除了以上对应外, 土族语的 [kh]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g 对应, 但这种对应较少, 如 khəskə “踩”, khuiteæ “赶上”。在第二音节有 t、ʃ、te、k 等音时, 土族语的 [k] 有时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对应, 如 kutolə “动”、kuteə “脖子”、kurteag

“铁锹”。如果词首出现 f、x、ph、s、ʂ、th、tʂh、kh、qh 等强辅音的条件下，第二音节的强辅音 [kh] 演变为 [k]，如 thurku “推”、khurku “炒”、ʂkʂ “大”等，是一种弱化现象。

4. 保安语的 [kh]、[k] 主要与中古蒙古语的 k、g 和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如：

保安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elaŋ	kele	kele	舌头
kər	ger	ger	家

另外，第二音节有 th、fsh、tch、s、ʂ 等强辅音时，蒙古语书面语词首的 g 在保安语中变为 [kh]，如 khiteha “赶上”、khuthel “渡过”。第二音节有 t、f、tʂ、k 等不送气辅音时 k 在保安语中弱化为不送气的 [k]，如 kentəlaŋ “横”、kolte- “冻”、kuteŋ “脖子”。如果第一音节有 f、ph、s、th、tʂh、kh 等强辅音的条件下，第二音节的强辅音 [kh] 弱化为 [k]，如 thəlkə “推”、məʂku “衣服”、khuke “乳房”、ʂkə “大”等。

5. 达斡尔语阴性词中的 [kh]、[k]、[x] 主要与中古蒙古语的 k、g 和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音对应。例如：

达斡尔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uŋ	köl	köl	脚
xət	kedü	kedün	几个
kər	ger	ger	家

从以上对应看，中古蒙古语阴性词的 k 在达斡尔语中不仅分化出 [kh] 和 [k]，而且还分化出 [x]。达斡尔语的 [k]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g 对应，例外情况较少。但达斡尔语阴性词的 [kh]、[x] 与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对应，与《蒙古秘史》的 k 对应，是一对二的关系，表明从中古的 k[kh] 分化为达斡尔语的 [kh]、[x]。在第二音节有强辅音时，前面音节保留 [kh] 的多，第二音节有弱辅音时，变为 [x] 的多。[kh]、[x] 具有互补关系。“词首 x 的使用也有很大的方言差别：元音 ə、u、i 之前的 x，在齐齐哈尔与海拉尔方言以及布特哈方言的讷莫尔土语中均变为 k[kh] 音”（恩和巴图 1988:125）。可见，达斡尔语有的方言已变为 [x]，有的方言仍保留 [kh]，而有的方言 [kh]、[x] 两种形式都存在。

6. 莫戈勒语的 [kh]、[k] 与中古蒙古语的 k、g 和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外现象较少。例如：

莫戈勒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en	ken	ken	谁
kər	ger	ger	家

可见，k 在莫戈勒语中还没有分化为擦音，仍保留 k 的较早特征。

7. 卡尔梅克语的 [kh]、[k] 与中古蒙古语、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外现象较少。例如：

卡尔梅克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khel-	kele-	kele	说
ker	ger	ger	家

以上对应表明，k 在卡尔梅克语中已分化为 [kh]、[k]，但还没有分化出擦音。

8. 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的 [x]、[k] 与中古蒙古语、蒙古语书面语的 k、g 对应。例如：

布里亚特语	现代蒙古语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秘史	词义
xəhək	xəsək	keseg	keseg	块
kər	kər	ger	ger	家

k 在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的大多数方言土语中都已演变为[x]，只是在蒙古语卫拉特方言、鄂尔多斯土语、阿拉善额济纳土语的阴性词中仍保留着较古的[kh]，至今都没有擦化，但在阳性词中，[qh]全部都变为[x]，如蒙古语卫拉特方言的 khelen “语言”、xəl “远”等。以上诸语言的语音对应表明，k 在中古蒙古语时期开始分化为 [kh]、[k]，并在蒙古语族多数语言中保留，只是在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中 [kh] 已演变为 [x]。在东乡语、东部裕固语、保安语、土族语等语言中的语音对应比较复杂，其他语言的语音对应比较整齐。k 在布里亚特语和现代蒙古语中的发展演变最快。总的演变方向为：从送气音向不送气音，从塞音向擦音演变。

(三) k 在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中的分布

k 在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与蒙古语族语言相似的反映形式和语音对应现象。例如：

蒙古语书面语	维吾尔	哈萨克	柯尔克孜	乌孜别克	塔塔尔	图瓦	撒拉	西裕固	词义
köke	khəkh	khəkh	khəkh	khəkh	khəkh	gəkh	gox	gəkh	蓝
ken	khim	khim	khim	khim	khim	khım	khem	khəm	谁
belge	bəlgə	belgi	belgi	belgi	belgi	—	—	—	性

从以上对应可看出，在突厥语族大多数语言中仍保留[kh]，有的语言已弱化演变为[g]。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对应于突厥语族语言的 [kh]、[g]，g 主要对应于突厥语族语言的 [g]。

k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也有与蒙古语族语言相似的反映形式和语音对应规律。例如：

蒙古语书面语	满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词义
küčü	xosun	χusun	χasun	khutshun	khufun	力量
kürgen	xotşixon	χotşhwyun	χurəχen	khurəkhən	xotiwu	女婿
irgen	irkən	irkən	ikkən	irkən	irkən	人民
monggü	məŋkun	muŋjun	məkueŋ	məwən	məŋkun	银子

从上例可知，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 k 已演变为 [χ]、[x]、[k]，少数语言保留 [kh]。蒙古语书面语的 k 对应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 [x] / [χ]、[kh]，蒙古语书面语的 g 对应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 [k]。可见，k 在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演变为 [k]、[χ]、[x] 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突厥语族语言保留 [kh] 的多，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演变为 [k]、[χ]、[x] 的多些。吴宏伟（2011:163-164）认为“原始突厥语的 *k 保留在突厥语族几乎所有语言中……在雅库特语部分词中原始突厥语词尾的 *k 可以变为 χ 音”。朝克（1997:155）认为“在满—通古斯有些语言中也保留着 [kh] 辅音，满语和赫哲语的 x 以及鄂温克语和锡伯语的 χ 等均属于 k 的演化形式”。可见，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也出现过 [kh] 演变为擦音的现象。

根据 k 在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书面语、蒙古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中古蒙古语的 k[kh] 的演变与 q 相似，是一个塞辅音的不断弱化过程，即非送气化、擦音化过程。首先在一部分词中丢失送气特征后逐渐分化为 [kh]、[k]，接着 [kh] 进一步分化为 [kh] 和 [x] 音，继而 [kh] 逐渐消失，变为现代蒙古语的 [x]、[k]。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都产生了细微变化。但与 q[qh] 不同的是 k[kh] 是舌根辅音，因此 k[kh] 总共经历了两个层次的演变阶段，即主要经历了非送气化和擦音化过程：



第一层次的演变是从中古蒙古语时期就开始，而且比 q 的分化还要早。第二层次的演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只有在布里亚特语、现代蒙古语和达斡尔语中出现。

综上所述，中古蒙古语 q 与 k 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发音部位，是小舌音和舌根音的区别。后元音前主要出现 q，前元音前主要出现 k，显然，两者之间是互补分布关系。那么，k 和 q 究竟哪个音更为古老？关于 q 和 k 的关系问题，鲍培（2004:10-18）认为“*q 和 *k 原来是两个音位变体。q 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都是次源”。兰司铁（2004:22）认为“突厥语和蒙古语，同样都是塞音 k- 的发音位置因其后续的元音的不同而大异，并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音”。国内学者也进行过研究并认为“共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 k 在蒙古和突厥语言里的发展较一致，即在后列元音之前出现的 k 受元音的影响而变成小舌音 q 或 qh”（力提甫·托乎提 2002:323）。结合 q、k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中的分布特征及学界的研究结果和发音部位省力的原则，我们支持“k 应该比 q 更为早期形式”的观点。

三 结 语

通过对中古蒙古语文献、蒙古语族诸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语言的比较和分析，我们支持中古蒙古语时期的 q、k 来源于更早的 *k 的观点。q、k 是 *k 的两个条件变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演变为两个独立音位。q、k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之间演变进程不均衡，有的语言仍保留 q[qh]、k[kh]，而有的语言已演变为 [q]、[k] 或 [kh]、[χ]、[x] 等。q、k 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演变过程，其实是一种语音不断弱化的过程。其经历了分化和各自弱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后，逐渐演变为现代蒙古语阳性词和阴性词中的 [x]、[k]。q、k 在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中的发展演变路径非常相似，均出现了相近的反映形式和语音对应规律，只是在发展进程中才显示出了不均衡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 巴音巴特尔. 1990.《蒙古语词首 h 音及其脱落原因》，载哈斯额尔顿编《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集》（下）第 1-70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 包力高. 1992.《浅谈中世纪蒙古语词中辅音 h 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 1 期.
- [3] 包力高. 1996.《蒙古文字符母 g 的古代读音及其演变》，《民族语文》第 2 期.
- [4] 保朝鲁. 2002.《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5] 鲍 培. 2004.《阿尔泰语比较语法》，周建奇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6] 鲍 培. 2008.《语音学与词法——〈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第一部分》，波奥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7] 布 和. 1986.《东乡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8] 布 和. 2005.《用阿拉伯文标记的蒙古语文献中的 q、k 辅音》，《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第 5 期.
- [9] 朝 克. 1997.《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朝 克. 2014.《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 陈宗振、努尔别克、赵相如等. 1990.《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道 布. 2005. 《道布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3] 恩和巴图. 1988. 《达斡尔语和蒙古语》,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4] 嘎日迪. 2006. 《中古蒙古语研究》,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 [15] 高·照日格图. 2000. 《蒙古语族语与突厥语族语词汇比较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6] 江 荻. 2002a. 《藏语语音史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7] 江 荻. 2002b.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8] Θ. P. 捷尼舍夫. 2014. 《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语音学》, 沈成明、陈 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 兰司铁. 2004.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周建奇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20] 力提甫·托乎提. 2002.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 [21] 清格尔泰. 1985. 《蒙古语塞音 q、k 的历史演变》, 《民族语文》第3期.
- [22] 瞿靄堂. 2004. 《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 《语言研究》第2期.
- [23] 王洪君. 2014. 《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4] 王色音巴雅尔. 2012. 《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蒙古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5] 乌·满都夫. 1995. 《蒙古译语词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6] 吴宏伟. 2011. 《突厥语族语言语音比较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7] 徐通锵. 2001. 《历史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8] 照那斯图. 1991.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 东京: 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29] 照那斯图. 2007.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 《民族语文》第2期.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Middle Mongolian *q and *k

JIANG Genxi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approach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wo stop consonants *q and *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terials from Middle Mongolian literatures, the Mongolic languages and other languages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The study finds that *q and *k in Middle Mongolian originates from an earlier *k, namely, *k→q and k. Over time, *q and *k go separate ways and eventually evolve into modern Mongolian [x] and [k] via the evolutionary laws of deaspiration, spirantization and velarization, that is, q[qh]→[q] and k[kh]→[k], q[qh]→[χ] and k[kh]→[x] as well as [q]→[k] and [χ]→[x].

[Keywords] Middle Mongolian stop consonants q and k sound change

(通信地址: 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